



## 樹和樹在對話，你聽見了嗎？

臺大醫技系陳政彰老師實驗室 柏慶玟研究助理

季秋的风經過西北方的冷杉和香柏，寒意乘著風神的手輕撫過臉龐，並激起幾乎要乾涸的池面淺淺的漣漪，稱不上波瀾的水紋輕輕地抖動著。此地接近冬季後幾乎不雨。我將臉頰一側靠向一棵圓柏，把耳朵貼在樹幹底部，任由山蟻爬過指間。

曾經，我也聽得見樹在對話，我聽著他們說著彼側森林發生的事、吟唱蓋婭的歌，傳頌著幾百年前生活在這片疆域的動物和人們發生的事，使得我一窺洪流中的光芒，如今，卻已成為記憶中的幻像。

18歲那年去了趟馬祖，連續幾天都見著藍眼淚，我深深著迷於浮沉海面上的光點，隨著海浪拍打，深淺的藍色光芒一明一暗的相互交替著，我一心一意看見水中的精靈在發光，浪漫的無可救藥。如今只見漆黑的海面上飄散著氤氳，白色的海浪拍打岸邊後變化為泡沫，將一切的幻象破碎。

費里尼說” If you see with innocent eyes, everything is divine.” 曾幾何時我的眼睛變得如此平凡？

我曾踏入山林，為了聽見樹的對話，也曾經潛入海中，為了一窺水中的精靈，但此刻的我卻再也不屑一顧，是否每次的抬頭，看見天空中的月亮，就僅是每個月都會出現的複製品，便失去原有的傳說故事與魔法？

於是我再次進入林間追尋萬物，而在這一刻終於明白：是我失去了魔法，我再也看不見水中驚奇、聽不見林間細語。我失去對生命原有的熱度，卻仍舊渴望昔日的幻象，於是我求大樹不要停止低語，也求水中的精靈不要化成沙灘上白色泡沫，就算復燃的僅是殘影，我依然願意動身追尋。